

#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文明小史 第十一回 卻禮物教士見機 毀生祠太尊受窘

卻說傅知府聽了舅老爺的話，一想此計甚妙，便把禮物辦好，將信寫好，次日一早，叫人送到教士住的客棧裡。且說那教士自從送傅知府去後回來，便向眾秀才說道：「諸位先生，我看此處斷非安身之地，今日他雖回去，諒來未必甘心。我們一日不行，他的纏繞便一日不了。我鄉下教堂裡也容不得諸位這許多人，而見諸位年輕力壯，將來正好轟轟烈烈做一番事業，如此廢棄光陰，終非了局！」眾人聽了他話，都說不錯，但是面面相覷，想不出一個主意來。怕的是離開洋人，官府就要來捉，躊躇了半天，終究委決不下。教士知道他們害怕，便說道：「諸位但肯出門，我都有法保護。只要把你們送到上海租界地面，你們就可自由。」當下眾人俱備點頭應允。有的說與其在家提心吊膽，自然是出門快樂了。有的說老死窗下，終究做不出大事業，何如出去閱歷閱歷，增長點學問也好。教士道：「諸君既以鄙見為然，就請收拾收拾，明日我就送你們動身，何如？」眾人俱各應允。方談論間，忽聽窗外有人高嚷，問茶房道：「洋大人、洋先生在那號房間裡住？」茶房一見那人頭戴紅纓大帽，腳踏抓地虎，手裡拿著帖子，曉得便是大來頭，立刻諾諾連聲，走在前頭引路，一直把這人領到第十二號房間裡，見了教士。這人先搶前一步，請了一個安，口稱：「家人奉了敝上之命，叫家人替洋大人請安，敝上特地備了幾樣水禮，求洋大人賞收。這裡還有一封信，求洋大人過目。」一面說，一面把信雙手捧上。教士在中國久了，《康熙字典》尚且讀熟，自然這信札等件也看得通了。剛才接信在手，正待拆閱，那來人又登登的跑出去，叫跟來的人，快把送的禮抬進來。教士將信看了一遍，曉得來意，送的東西，信上一一注明，便連連揮手，吩咐來人：「不必拿進，我是萬萬不收的。」來人一聽不收，呆在那裡，一言不發。教士道：「你回去拜上你們主人，他的情我已經心領了，我是不受人家禮物的。至於這幾個人，我明天就要送他們到上海去，我把他們送到，我是仍舊要回來的。等我回來，再來拜望你們主人罷。」來人道：「家人來的時候，敝上有過話，說是送的禮物，倘若洋大人不賞收，不准小的回去。洋大人！你老人家總算可憐小的，賞收了罷。」教士笑道：「這又奇了！送不送由他，收不收由我，那有勉強人家收的道理？你快快回去，我的話已經說完，你再在這裡，就無人理了。」說罷，踱了進去。來人無法，只好叫人將禮物仍舊抬回，自己又進來向教士討回信。教士道：「你回去同你主人說，我的話昨天同他當面都說過了，用不著回信。」來人道：「既無回信，賞張回片也好銷差。」教士道：「我來的匆促，沒有帶得片子。」這人無奈，只好搭訕著出去。同來抬盒子的人，暗地裡拉這人一把，說道：「大爺回信沒有？回片沒有？東西雖然不收，我們衙門裡出來送禮，腳錢是一向有的。」這人道：「滾你娘的蛋罷！你也睜開眼睛看看，這是什麼地方，你好問他要腳錢？真正不知死活！」說完，率領著眾人，抬了東西而去。且說傅知府自從交代了門上，叫他到棧房裡送禮，以為我今番送禮給他，他不能不顧我的面子，或者因此將人交回，也好叫我上頭有個交代，想罷甚是開心。不料等了一回，家人戴著帽子，拿著帖子回來了。傅知府一見，便趕著問道：「看見外國人沒有？東西可收下？怎麼說？那幾個人帶回來沒有？」家人道：「外國人看見是看見的，東西沒有收，人也沒有帶回。」傅知府一聽，不覺頂上打了一個悶雷，心上想道：怎麼外國人送他禮也會不收的，不要是嫌少？忙又問道：「我給他的信，他看了說什麼？回信在那裡？」家人道：「他看過，但是笑了一笑，說：『我知道了，』回信沒有。」

傅知府聽了，生氣道：「他是什麼東西，好大的架子！他竟同皇上一樣，『知道了』。真正可惡！回信既然沒有，回片呢？怎麼寫法？不收我的東西，總要有個說法。」家人道：「回片也沒有。」傅知府發狠道：「我好好的事情，都壞在你們這些王八蛋手裡了！特特為派你去送禮，回信也沒有，回片也沒有，不曉得你真去假去，你是個死人，我要你做什麼！替我滾出去！」家人不敢做聲。傅知府正罵著，送禮抬盒子的人，已把禮物抬到廳上。傅知府道：「外國人沒有收，還抬來做什麼？水果還給鋪子裡，說我沒有用。雞同雞子亦送還人家。羊肉給廚子做飯，菜該多少錢，叫帳房裡照算一分重禮。」外國人雖然沒收，他老人家卻是分文未曾化費。分派已定，方才進來，同師爺商量，打稟帖給上頭，好把這事情敷衍過去。等到這個稟帖上去，前頭鬧捐的事，紳士已經上控到省，撫台亦早有風聞，便叫藩台掛牌，把他撤任，另換一個姓魯的接他的手。

接印交印，自有一番忙碌，照例公事，毋庸瑣述。

等到傅知府交卸的頭兩天，自己訪聞外頭的口碑很不好，意思想要地方上送他幾把萬民傘，再於動身的那一天，找兩個紳士替他脫靴，還要請一個會做古文的孝廉公、進士公，替他做一篇德政碑的碑文，還想地方上替他立座生祠，如此交卸回省，也可以掩飾上頭的耳目。因為這事自己不便出口，只好托師爺把首縣請來，同他商量，首縣道：「不瞞老夫子說，我們這位太尊，做官是風厲的，但是百姓們不大懂得好歹，而且來的日子也太少，雖有許多德政，還不能深入人心。這件事情，兄弟也有點不便，不如去找王捕廳、周老師，他二人地方上人頭還熟些，或能說得動他們，也未可定。」師爺道：「敝東有過話，只要他們肯頂名，就是做萬民傘的錢，還有那蓋造生祠的款子，通統是敝東自己拿出來，決不要他們破費分文，這總辦得到了。」首縣道：「既然太尊自己拿錢，隨便開幾個名字寫上去，何必又去驚動他們？肯與不肯，反添出許多議論。」

師爺道：「蓋生祠的事，敝東早說過了，也不必大興土木。記得書院後面，有個空院，裡頭有三間空屋，外面幸喜另外一扇門，將來只要做一個長生祿位，門口懸一塊匾，豈不是現現成的一座生祠麼？但是到送傘的那一天，總得有幾個人穿著衣帽送了來，這卻找誰呢？」首縣道：「這個容易，別人不來，本衙門裡的書辦，就可以當得此差。」師爺聽了不解。首縣道：「老夫子！枉負你十年讀律，書辦可以戴得頂戴的，叫他們一齊穿了天青褂子，戴了頂子，還怕他不來嗎？至於脫靴一事，就叫他們衙役們來做。這樣遮人耳目的事，也還容易。倒是要找一位孝廉公，或者進士公，做這一篇德政碑的碑文，卻不易得。兄弟在這裡幾年，此地的文風也著實領教過。時文尚且有限，如何能做古文？兄弟雖不才，也是個兩榜出身，然而如今功夫也荒疏了，提起筆來，意思雖有，無奈做來做去，總不合意。否則，這個差使，兄弟一定毛遂自薦，省得太尊另外尋人。至於本地的兩位舉人進士，我看也算了罷，大約做起時文來，還能套篇把汪柳門的調頭八韻詩，不至於失黏。再靠著祖宗功德，被他中個舉人進士，已算難得，還好責備求全嗎？倒是秀才當中，很有幾個好的，可惜太尊把他們當作壞人，如今入了洋教，吃了外國飯，跟了外國人一齊，不曉得到那裡去了。早知如此，當初很應該照應照應他們。到了今日找他們做篇把碑文，他們還有不出力的嗎？」師爺道：「這些話都不必題了。我看你衙門裡的書啟老夫子，他的筆墨倒還講究，太尊題起，常常誇獎他的。說他做的四六信，沒有人做得過。干支對干支，卦名對卦名，難為他寫得出。我想請教他去做一篇，再由閣下替他斟酌斟酌，這樁事情不就交了卷麼？」首縣道：「太尊說的是古文，古文一定是散作，人人都說散體容易整體難，我說則不然。太尊如要整體，倒好叫他費上兩天工夫做一篇看；再不然，舊尺牘上現成句子，抄上幾十聯，也可以敷衍搪塞。倘要散體，他卻無此本領。」師爺道：「何以散體倒難？」首縣道：「你看一科闈墨刻了出來，譬如一百篇文章，倒有九十九篇是整的，只有一兩篇是散的。散體文章中舉人如此之難，所以兄弟曉得這散體東西是不大好做的，這是讀書數十年悟出來的。所以兄弟一聽你老夫子，題到古文兩字，兄弟就不敢接嘴。」

師爺道：「這個，太尊也不過說說罷了。據我看來，還是做四六的出色。太尊只要做成功一篇德政碑的碑文就是了，還管他整體、散體嗎？」首縣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就回去叫我們那位書啟老夫子，做一篇來試試看。」師爺道：「如此，費心了！」說罷，彼此別去。

師爺果然聽了首縣的話，交出錢來，找了裁縫，把傘做好，同門上商量，找到兩個從前受過大人恩惠的書辦，叫他二人出頭，約會齊了眾書辦，到這一天一齊頂帽袍套，進來送傘。是日，傅知府同他們敷衍了一番，也未識破，就是識破，要顧自己的面子，也就不肯說了。首縣回去，果然找書啟老夫子擬了一篇德政碑文，全體四六，十成中倒有九成是尺牘上的話頭。

幸喜聲調鏗鏘，平仄不錯，念起來也還順口，對仗亦尚工整。

傅知府見了，異常稱贊，連說：「費心得很！」還說將來貴書啟老夫子的文集當中，有了這篇文章，流傳不朽，彼此都有光輝的。看罷，便叫書稟門上照騰五份，一份交給首縣，叫他選僱石工，立碑刻字，餘四分，預備帶回省城，好呈給藩、臬、道諸位大人過目。分派已定，便擇定動身日期。等到臨走的那一天，預叫自己舊門稿把那受過恩惠的差役派了兩名，囑咐他們在城門底下，預備替大人脫靴。向來清官去任，百姓留靴，應得百姓拿出錢來先買一副新靴，預備替換。這兩個差身雖然受過大人的恩惠，肯替他留靴，然而要他們拿出錢來，再買一雙新靴，卻是做不到。所以這買靴的錢，還是大人自己的錢，由師爺發下來的。這日傅知府有意賣弄，從衙門裡擺了全副執事，轎子前頭，什麼萬民傘、德政碑，擺了半條街，全是自己心痛的錢買得來的。事到其間，要顧面子，也就說不得了。其時兩旁觀看的人，卻也不少，有的指指點點，有的說說笑笑，還有幾個挺胸凸肚、咬牙切齒罵的，傅知府寬洪大量，裝做不知，概不計較。一霎時走到書院跟前，只見山長率領著幾個老考頭等的生童，在那裡候送。傅知府下轎進去，寒暄了幾句，山長定要把盞。傅知府不肯，眾生童磕頭下去。傅知府還過禮，後叫管家每人奉送白折扇一把，上頭寫看一首七言八句的留別詩。眾人接過，一齊用兩隻手捧著，這都是他老人家預先叫西席老夫子替他做好、寫好，如今竟裝作自己門面了。正在謙讓的時候，忽聽門外一片聲喧，剛要叫人出去查問，已經有人來報，說是大人生祠上的一塊匾，同著長生祿位，被一班流氓打了個粉碎，還說要把大人的牌位丟在茅廁坑裡。傅知府聽了，面孔失色，做聲不得。山長道：「那有此事？問流氓正在那裡，書院重地，膽敢結黨橫行，真正沒有王法了！」一面說，一面走出來，一看只見一大班人正在那裡捋臂揮拳，指手畫腳的大罵昏官、賊官不了。內中有兩個認得的，是屢屢月課考在三等，見了山長眼睛裡出火，想要上來打他。幸虧山長見機，一聲不響，縮了進去，對傅知府道：「大公祖！你請在這裡頭略坐一坐，外頭去不得，怕碰在亂頭上，吃他們眼前虧，是犯不著的。」

傅知府道：「諒他幾個生童，有多大的本領，敢毀本府的祠宇！」說著硬要親自出去，呵叱他們。幸虧被山長一把拉住，沒有放他出去。你道這班打生祠的是什麼人？就是傅知府上次捉拿的一班秀才的好友。然其中也有真來報仇的，也有來打抱不平的，因此愈聚愈眾，一霎時竟聚了好幾百人。後來幸虧首縣到來，好容易把個太尊保護了出去，從小路抄到城門。正待舉行留靴大典，不提防旁邊走出多少人，不問皂白，一擁而上，不但靴子留不成，而且傅知府的帽子，亦被眾人擠掉。靴子剛脫掉一隻，尚未穿上，被人衝散，只得穿了襪子，一高一低的，在人從中擠來擠去。幸而頂帽不戴，人家瞧不出他是知府，所以未曾被人毆打。然而頃刻之間，轎子也打毀了，執事也衝散了，萬民傘亦折掉了，德政牌亦摔劈了。傅太守好容易找到一個二爺，由這二爺攙著他尋到一個小戶人家躲了半天，要等外面風聲漸定，方敢出頭，你道這班人又是誰？就是那班鬧捐局的人，上次未曾打得爽快，所以今番打聽得傅知府動身，要在城門經過，還要在此留靴，所以湊在這個檔口，打他一個不亦樂乎。畢竟來的鹵莽，傅知府仍未打到被他漏網脫逃而去，後來又幸虧營裡、縣裡一齊趕到，一面將眾人彈壓，一面又替太尊預備轎子。但是，找了半天，不知太尊被眾人弄到那裡去了！

首縣心上甚是著急，設或被眾人戕害了性命，那卻不了。立刻傳地保率領衙役，挨戶去尋，後來好容易從一個小戶人家找到。地保跪在地下磕頭說道：「我的大人！真把小的找苦了！快請大人出去，首縣大老爺候著呢。」傅知府還當是一班鬧事的人，要哄他出去打，他抵死不敢出去，只是索索的抖。幸虧地保一找到的時候，早已打發人送信給縣大老爺，縣大老爺相離不遠，得信之後，趕了前來。傅知府一見，方才把心放下，大著膽子出來。首縣說了一聲：「大人受驚！」傅知府不及回言，先罵辦差的欺負我，已經交卸，沒有勢力的人，隨我被百姓打死了，他們也不上來拉一把，真正混帳王八蛋！首縣聽他罵人，也不便說什麼。叫人打過轎子，讓他坐好。營裡又派了十六名營兵，一個哨官，圍著轎子，保護他出境而去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